

愿你此生有光相伴

拾依

著

新锐作家 拾依 首部暖心作品集

总有一天，

我们会在各自的日记里

熠熠生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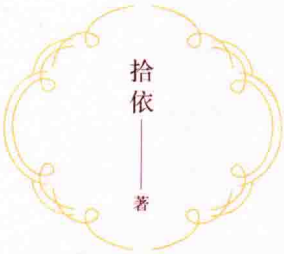
一点一滴拼凑出

自己想要的生活。

希望多年以后，

我真的能活得更像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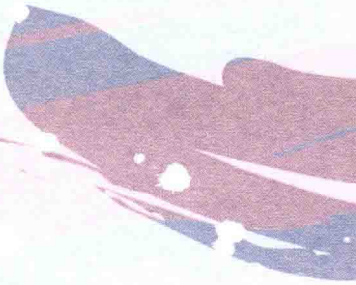
台海出版社



拾依

著

愿 此 有
你 生 光
相 伴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愿你此生有光相伴/ 拾依著. —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168-1632-5

I. ①愿… II. ①拾…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 267225 号

愿你此生有光相伴

著 者: 拾 依

责任编辑: 姚红梅

装帧设计: 林 丽

版式设计: 吴 剑 李 松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130mm×182mm

1/32

字 数: 161 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1632-5

定 价: 4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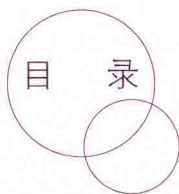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那时候我们亲吻了满操场的雀跃的雪花，到时候我们再去吃一根不会融化的马迭尔冰棍好吗？

送你一园的格桑，一世的风；从此以后花归你，你归我。



C O N T E N T S

001

序 说

Foreword

005

所以懂得，所以孤独

We understand, so we're alone

022

周 家 人

Zhou's families

041

你好，陌生人

Hi, stranger

055

暗恋的故事

A story of unrequited love

0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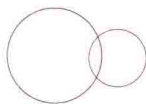
远 行

Traveling far

092

愿你们被世界温柔以待

May the world treat you
with gentle



○ 162

借我一场秋，
让我在五一街文治巷里等你

Give me autumn and I'll
wait for you at 51st Street,
Wenzhi Lane

○ 103

看不到故乡，回想起远方

Thinking of the distant place
as we can't see the hometown

○ 181

信

Letters

○ 128

文 身

Tattoo

○ 191

后 来

And then

○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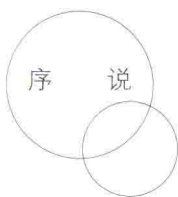
半生情人

Lover in half way life

○ 212

后 序

Epilogue



写日记这个习惯是从11年前开始的，以前我总是希望我能写出一些很有趣的东西，这样我也许就能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人。结果发现，得先让自己变成一个有趣的人，才能听到有趣的故事。这两年我改变了很多，无论作息时间，还是口味，唯一不变的，就是我还那么爱吃，爱幻想，爱死磕。

后来才知道，有时候我们所谓的坚持和努力，也许不是为了多么轰轰烈烈的被记住，其实只是不想在抽丝般的新陈代谢中被忘记罢了。有人说，世界上最让人不能理解的事情就是，有些女人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非要拼才华，我也想做一个让人们不能理解的人。虽然我只有一米六的身高，可我也想要自带两米八的气场啊！

2015年是我的间隔年，那一年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土壤，独自走遍了很多地方，在路上遇到了一群很有趣的人，可是走得越远，发觉自己越像是这个世界的孤儿。那一阵子，我时常想起王小波《黄金时代》里的那句话：“那一天我21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眼眶湿润了良久。奥克兰的冬天，有所钟爱的纯白，和江南那般温情脉脉的柔软的云不一样，这里的日子不

温不火，融融暖阳下绿草青青依旧如茵。其实刚成年的时候打心底就没有把自己当大人看，那时候被太多爱真真切切地包围着，觉得所有铠甲都披在了自己身上，开始期待冲锋上阵，披荆斩棘，更不惧任何形式的枪林弹雨，艰难险阻。那一年我20岁，并不想在最美好的年纪里遇到什么最合适的人，只想在最好的年纪里不劳而获，随处可浪，随处可躺。一晃两年，没有勇士也没有刀，我活成了再平凡不过的样子。青春就是一场过云雨，我们总是在云底下努力地想要证明自己不是这个世界的孤儿。那一年我们一起努力背的洋流分布图，努力默写的唐宋元明清，努力记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我们全都给忘记了。你说真是可笑的坚持，可笑的无用功。我说青春本就是一场无用的努力，不管曾经我们有多努力，这场雨总有停的一天。洱海边上不再春暖花开开了，我们也不再是那个爱赤脚踩沙的小孩。多年以后，我不知道我们在彼此的记忆中该是什么模样，所以我只能趁着记忆还滚烫，把我们之间的故事记下。

有一种温暖是：我们相隔万里，从未相见，却能通过文字去读彼此的过去，去触碰彼此的现在，去猜想彼此的未来，去直击彼此的心门，去感动彼此。

我们都不是神的孩子，别指望我给你们写多么励志故事。在“长大成人”这条道路上，我们总是爱千绕万绕，但殊途同归，最终我们都是在越来越接近真实的自己。你们总是爱笑着计划下次相见，我却深知相见总是遥遥无期，所以在“奔三”的这段时间里，我把还没来得及对你们说的话都倾注在了这本书里。

书中的小故事，或许也是属于主人公身上的大故事，根据现实经历编写，里面有我的，有你们的，不能保持原汁原味的原因不是因为虚伪，而是写自己实在太难。现实生活如果真的要较起真来，估计会比电视剧狗血许多，只有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才能让故事结束在它该被结束的地方。每每写完一个故事，我都会长舒一口气，把成稿发给主人公们看，感觉每一个故事都是我对你们的承诺。谢谢你们的信任，相信你们的分享。见字如面，愿我的这些平凡的文字能够代我漂洋过海去看你，陪你度过一段属于你自己的不平凡的时光。总有一天你们会在各自的日记里熠熠生辉，一点一滴拼凑出自己想要的生活，当然，我也是。

在卢思浩的《离开前请叫醒我》的序中有一句话，那句话是支撑我写完这些小故事的力量，如今我把它放置在我的序里，“多年以后，愿你我都能过得更像自己。”如果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另外一个自己，那我也希望那会是更好的你。

从小到大，我拿凑齐的飞机许过很多愿望，希望奶奶不要离开我，希望爸爸工作顺利，希望不要再长痘，希望高考顺利，

希望不要挂科，唯一没有许过的就是当个作家。如今，我也不是作家，只是一个写日记的人。这本书里的故事，是我的，是我朋友的，也是你的，我们的生活或许截然不同，却还是会为了同样的东西而感动。或许，我们也会在某个下午，在不同的城市，喝着不同口味的咖啡，看同样的书，对于一个写字的人而言这是件让我无比喜悦的事。希望这本书可以陪你走一段路，或长或短的一段路，直到你不再需要它了，我也觉得很开心。此后的日子，我们都别爱得太满，也别睡得太晚。

倾斜的海，月亮踉跄地回了家，天又擦亮了，菏泽又飘雨了，我们又该启程了，可是我这辆车没有终点站啊，你们愿意上来坐坐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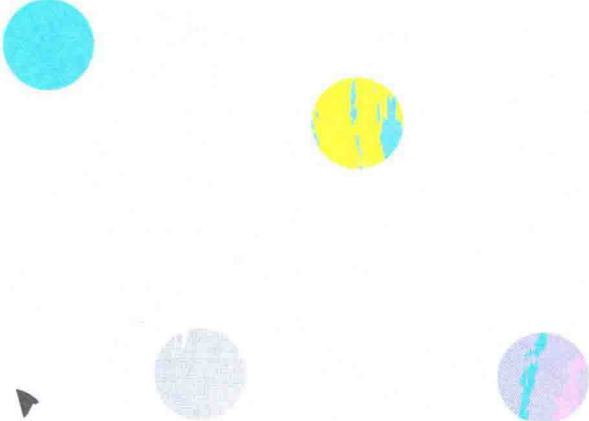
以此书致给时光旅途中掉落梦想，以此书致给一路以来对我不离不弃的你们，以及，未能再次相聚的我们。

BGM^[1]：《All of the Stars》——Ed Sheeran^[2]



[1] Background Music, 即背景音乐。

[2] 艾德·希兰，英国歌手、创作人。



所以懂得，所以孤独

We understand, so we're alone

被子里，我们身子挨着身子取暖，对着灯泡喋喋不休。伽儿问我：“今天开心吗？”我说：“开心啊。”说完就开始哽咽，“可惜没有看到雪。”她伸出了臂弯，“想哭就哭吧，哭完我带你去北方看雪，这里的雪不好看。”“可是北方的雪太凉，我有点害怕。”

岛伸出了一只手，把失明的船只打捞起，却没有人送迷路的我们回家。我们都到了拥有酒的年纪，却再没人愿意像从前那般花上一整个晚上的时间给你讲故事、听你讲故事，而那个小姑娘，如果真的有幸回到海岸，能不能请你告诉她，她叫莉莉安。千寻说过，只有知道自己名字的人才能找到回家的路。我没有后悔过以前，却讨厌着现在。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希望你的人生能如同你看的小说一般。

有没有一个瞬间，无能为力的感觉深深地侵蚀着你，让你觉得自己没用得不是一点点，难过得也不止一点点？在尼泊尔的时候过一个万圣节，和一个小姑娘一起行走在泰米尔区，一群头戴尖角帽、身穿披风的小孩儿突然蜂拥围上，露出门牙扬着笑脸拉扯着我们的衣角，说着“trick or treat, trick or treat”（不给糖就捣乱）。原来在东南亚万圣节也这么重要，我和那个小姑娘翻遍了包也找不出一颗糖，孩子们失望地走了。我给不了他们糖，我也带不了你去看卢思浩，原来世间再没有人陪我一起追着卢思浩跑。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那年我们俩在台北慢邮回来的明信片，五味杂陈的情绪无处安放。哎呀！五年过去了，我的字怎么还是这么丑！

“伽儿，我想看看你的明信片。”

“看你的大白菜！”



A

说起来也是很搞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们活得无坚不摧，可是我真的每天都挺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孤独终老。关于孤独，你们觉得是什么？有人晒出国际孤独等级表，第一级是一个人逛超市，第二级是一个人去快餐厅，第三级是一个人去咖啡厅，第四级是一个人看电影，第五级是一个人吃火锅，第六级是一个人去 KTV，第七级是一个人去看海，第八级是一个人去游乐园，第九级是一个人搬家，第十级是一个人做手术。前八级我都试过了，后两级这辈子都不想碰。我知道有一种孤独是：大家一起玩捉迷藏，你以为自己很厉害，藏得很好，却不知大家已经重新开始了好几盘。

那时候你的 QQ 签名还是：每个人都是座被海水拥抱的小岛，时而冰凉，时而清爽，慢慢地被遗忘，慢慢地被淹没。

你闯进了我的生活之后离去，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处安放孤独和不安，可那一年你给我推荐的卢思浩，他教会了我如何独处。



B

小时候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去春游。我们一起坐在充满怪味的大巴车上，粒粒果冻从第一排传到了最后一排。我们在花海里比着剪刀手，拍完还嫌弃对方长得丑；我们在电梯里遇到了正在拍戏的慕容云海，你说长大后你要当个大明星，我说我长大后要给你当个小粉丝。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我总妄想着等我的闺蜜飞黄腾达了就来包养我，可我不知道她也是这么想的。

伽儿的父亲是一个铜匠，和冰冷坚硬的铜块打了一辈子的交道，所有的温柔与轻声细语都给了伽儿。伽儿的家里不是特别富裕，很小的时候伽儿就学会自己挣零花钱，每天背一袋零食来学校卖，下课的时候她的书包就变成了我们班的“小卖部”。那时候她总是让我白拿，在我心目中她比我妈妈还厉害。有一年放完暑假回学校，连路费都是伽儿临出门时给镇上的饭馆洗碗换来的。在我们都还在接受社会主义教导的时候，她就悟出了人生的第一个哲理——“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

这个从小因为觉得我妈妈做的饭好吃而励志要给我妈妈当女儿的



姑娘，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时不时跟着我回家蹭吃蹭喝。伽儿从小就害怕坐车，所以一直到我们16岁的时候地铁开通了，我们俩人才像正常的闺蜜一样周末到处浪，到处搜刮好吃好玩的地方。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伽儿说我们能当闺蜜一定是因为智商都着急。

我说：“滚开，明明是你自己把整条街的智商都拉低了。”

她说：“这么不会聊天，电视剧里你都活不过第二集。”

“哼，你这样还是找不到对象的呢！”

“说我找不到对象不要紧，你要是说我发不了财，我能气得三个晚上睡不着。”

“伽儿你这样是发不了财的。”

“总有刁民想害朕！”

初中的时候伽儿的妈妈怀了小宝宝，辞去了工作回了老家，伽儿不想回老家，就开始和我们的班主任一起住在教工宿舍里。那时候她是唯一一个住在教工宿舍的学生，平时倒还好，一到家长会的时候我们就会羡慕她，三年里她的爸爸妈妈没有来过一次，你们不知道对于我和梓枫这种很怕被老师告状的学生而言这是件多么幸福的事。伽儿每次都用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的表情跟我说：“被告状有什么可怕的，没人管你难道不是更可怕吗？”

少年郎不知，你所厌烦的，也是他人儿时的梦想。

那时候我们都活得很懵懂，就连做阅读理解也根本读不出什么深层意思，不懂鲁迅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小心思，也不知道闰土后来去哪了，就像是近视两百多度的人摘掉了眼镜一般，这个世界单纯得很美好，未来也遥远得没有形状，二月兰和雪柳在亭子周围开得正盛，好似年少时的梦想马上就会实现一样，好像作业都做完了，好像勾股定理都学会了一



样，好像那个男孩真的会驾着七彩云来娶你一样。

初中的时候伽儿开始在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个茶楼兼职，每天中午饭点时去两个小时，晚餐时间去两个半小时，一天三十四块，整个初中时代她留给我的记忆大概就是每天下午上课时她都是踩着点跑进教室。

初三时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到茶楼里吃饭，伽儿来给我们送碗筷，妈妈强拉着伽儿坐下来一起吃，伽儿说怕被经理骂，等我们快吃完的时候伽儿给我们上了一份布丁，她说是经理送的，我知道那盘焦糖布丁花了她半天的工资。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和伽儿相处得很别扭，近了怕她说我是在施舍，远了又怕我们再无交集。妈妈给我做早餐时总让我多带一份给伽儿，可我不知道怎么说，所以每次都提早去班上把饭放在她的桌子上。我们默契地保守着这个秘密，她说：“明天给我笼虾饺啊。”我依旧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妈妈后来再叫我去那家茶楼吃饭我都找理由避开了，大人们总以为对于孩子而言出去吃饭遇到熟人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却不知道在12岁小孩的世界里，我们尴尬得要死，甚至有点不知所措。

初三毕业的那个暑假，伽儿终于可以不用边上学边兼职了，那个暑假她赚了好多钱。有一天她把我和梓枫拉出来吃绵绵冰。“以前你们两个老请我吃芒果绵绵冰，我就想啊，哪天等我有钱了，也要请你们吃！大份的！吃到你们有心理阴影为止！哈哈哈……”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真好，我的朋友有钱了，那是我第一次决定等伽儿飞黄腾达了我就给她当小蜜。

高中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不在一个学校，刚开始我们约定好每个星期都要聚上一次，吃上一杯绵绵冰；后来我每个星期都得去香港上英语课，伽儿也得做兼职，只有梓枫一个人还坚守着约定，时不时去冰室老板那里报到。

因为有一种叫作“高考”的东西存在，高中三年感觉比以往生命中的任何一个三年过得都要快。高考的时候是在网上报名，伽儿那时候忙着兼职，没有回学校确认表格就叫同学给她签了个字，后来老师找她问话，原来她把外语那一行选成了俄语。考前三个月，我们都忙着做语法填空和阅读理解，伽儿却在突击俄语。高考那一天，两个老师护送一份考卷，伽儿一个人坐在独立教室里，答完了整份俄语试卷，答完了整个高中三年。

后来伽儿考上了一个不太好的学校，大一下学期她自己去教务处退了学，拿回了六千三百块和一箱子衣服。“哎呀我的妈啊，姐这辈子都还没见过这么多钱呢！”伽儿拿那钱给我们的初中班主任买了好几箱水果，寄了一部分钱回家，请我和梓枫吃了最后一碗绵绵冰，然后就离开了这座城市到了横店。

